

電影·漫畫
革新號
5
電影·漫畫社

電影·漫畫

第五期目次

照片

漫畫

文字

電影·漫畫 5

中華民國廿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中

告影迷

吳承達

假使影迷把電影當作米飯這句話沒曾說錯，電影刊物那應當變成是影迷的香茗與及小食之類了。

實實在在，普通一般影迷朋友決不會有捧着讀一本正經連篇累牘的理論文章這些興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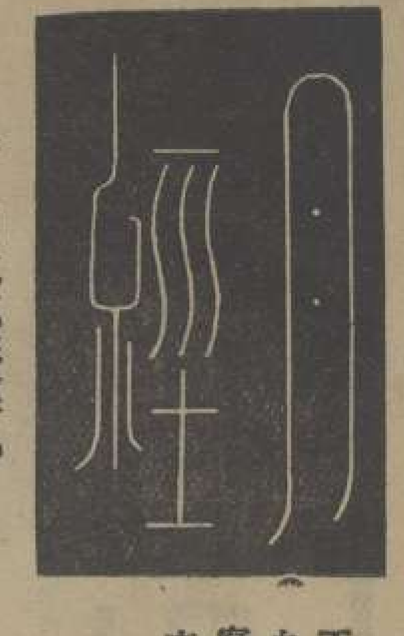
他們急急要看在眼裏的，是電影明星的名貴照片，電影明星的消息……像我這種最起碼的不上四百字的小品文也說不定沒暇被過目的。

然而目前電影刊物委實是太多了。五分一本，單想看看照片的。倒大可過過癮頭。

不過我們又在希望影迷們能進一步的，把注視力分化到漫畫上去。漫畫看慣了一樣可以成癮頭；而且，祗有漫畫較那些裸胸袒臂的照片多少有意義些。

關於這，我們應給予「電影・漫畫」以較高的評價了，同時也不能不對「電影・漫畫」更有着厚望了！

電影·漫畫社



丁白寫文
子美作畫

——每月間之電影經也——

▲陳燕燕在南京生子之傳聞，並非空穴來風，係由於聯華某君之夫人姓陳，在南京入醫院，既關聯華，又係姓陳，聰明人加以燕燕二字，再加以推敲，遂成此大可驚人之新聞。

▲天一公司港廠拍「鄉下佬遊埠」第二集已將完成，聞由世界電影界超等製片家邵醉翁導演。

▲張織雲爲新華客串「桃花扇」，批發無人要，零售還有人勾搭，苦悶！

▲丁子明入修道院，澈底跳出黑暗圈。

▲胡蝶將婚，談瑛孕，胡珊產，願梅君再來一個。

▲希望貂斑華努力于這個，不要努力于那個。

▲聞吳村于落花時節之後，有拍「春之花」之消息。

▲小秋能繼父遺志，導演「兄弟行」，鄭氏有後矣！

▲聞史東山有導演「王寶川」之意，電影年頭，已至落花時節之現在，生意眼不可反對，但不可弄到生意鼻子上去。

▲胡蝶回國，有何交代？就是我胖子與麗琳哈黨怕人之類嗎？

▲吉星年年明月夜，未知何年月始明。

▲快活林只有「小姨」一個，而通信稿連發數月，源源不絕。

▲一度宣傳，美人魚楊秀瓊將上銀幕之事，終成泡影。

▲聞褚民誼作資一萬，與蘇州電影製片廠，惟限其拍片兩部。

▲有明眼人稱電通藝華爲打破明星制度之先鋒。

▲影人之跳圈戲，亦猶小學生之跳圈戲耳，跳來跳去，終歸是那幾個圈。

▲邵邨人頗得一般人稱讚，有其兄未必有其弟也。

▲黎莉莉夏天才是實在的兩樓動物，不似一般穿上浴衣，拍照出風頭的明星。

▲肉不麻齋抄本：張若谷作「歐遊初歸之胡蝶會見記」，有一段「她(胡蝶)」說：麗琳哈黨已經結過婚了，她的臉上塗着很厚的油膏和脂粉，眉毛是假的，眼睫是用紙貼上去的，看上去眞有些怕人，腰身細來像這像……胡小姐把兩手四個指頭圍成一個像碗口樣的圓形給我看。」

不知道麗琳哈黨把兩隻路臂圍成一個像缸口那樣粗的圓形給旁人看？

誰拍戲不塗油膏脂粉，外國女人多看眉毛不是假的？中國女人也未嘗沒有！至於睫毛之用紙貼上去，被我們胡小姐都看出來了，還想在英國拍戲，還想拍特寫，眞是該死！

還有一段：

——有人說，貂斑華小姐的面孔，有一半像胡小姐，胡小姐以爲像嗎？

——眞是像極了……現在我們越發要相像了，因爲我已經胖起來了。歐遊一回，越發會說話了！

某君曰：「自己肉可麻也，他人之肉不可使其麻也，余欲無言閉目養神可也」。

▲三字經中任何一句，均可作影片題目，「人之初」「性本善」均已有過，當拍至「勤有功」，「戲無益」爲止。

▲聞韓蘭根與趙突山將合演一片，名「眞假丈夫」，確否待證。

▲前俄大使館，宴請漁光曲全班人馬，聞王人美，韓蘭根未去，實有自知之明。

▲某外埠戲院出版一代替說明書之刊物，一面登開演某片大吹特吹之廣告，一面轉載不利于該片之文字；宣傳至此，可謂奇觀。

▲近來外片犯小字者獨多，「小婦人」「小偉人」「小將軍」「小安琪」「小娃娃」「小情人」「小朋友」「小偵人」，而國片亦以「小天使」爲第一聲矣。

▲湯傑在二次負責人談話會中報告，謂：「新時代爲滑稽片而存在，組織也是滑稽的，隨時可以開，社會不需要，隨時可以關」。

▲克勞黛考爾白難免成爲西席地密爾的典型傀儡。



▲韓蘭根在漢口應朋友之請，參加表演，因廣告關係，大受當地小報攻擊。

▲市面不景氣，電影市面也不景氣。

▲中國人一輩子也沒見過電影是什麼東西的，恐亦不少。

▲熱血忠魂中因無胡蝶，徐來，宜景琳，故廣告中無須列名，稱「全體明星」主演可也。

牛鼻子日記

牛鼻子

八月廿八日

想起雙拖鞋，沒愛人和情人，誰人來替我繡鞋面？從這點上，有愛人，有情人，好了。

隔壁火寶姑娘，她家是裁縫店，她一雙白嫩手，能繡出龍像活龍，鳳凰像活鳳凰，她本和我有幾分意思，不是她，時常我到她店去打補釘，搭議底，縫鈕攀，不知她笑我大鼻子呢？還是有意思的朝我笑，那麼腰身一扭揑，臉子朝裏，眼睟子却向外朝我睬個風兒，嘴還一抿，抿得妙極了，大姑娘的風韻全在這顆不晉給小夥子偷吮過的兩瓣小櫻桃嘴唇上，我不管有意沒意，却去試試，但叫她「姐姐」好呢？還是「妹妹」好？可是到底，反給她啧個『呸』字，睞眼反變了白眼，黃毛丫頭十八變的變，太會變了。

想想，小癩痢皮匠又同他吵過一回嘴，欠不到皮匠賬，做雙皮拖鞋，也斷了門路，就此門口買了雙廣東木拖鞋，倒別有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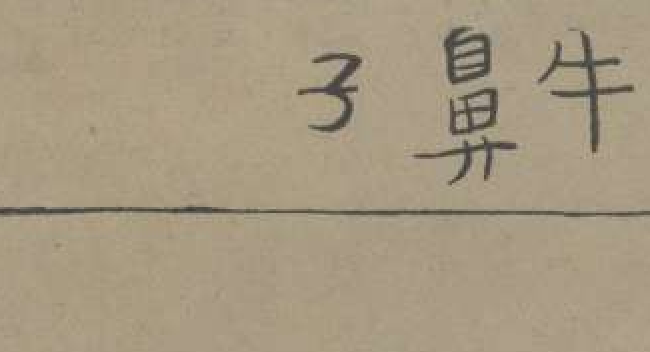
深夜十二時敲過，吃了碗赤荳湯，五個銅子，就拖了新木拖鞋，「搭一個勒」「搭一個勒」，拖出衖堂，衖堂燈黝黝黑，半夜了，乘風凉的人也都搬入了屋子，不過去餵蚊子和臭虫，大都市裏大又大，高又高的洋房，儘空着，這裏却一個三層小擱，住上小夫妻倆個，還拖一個，「娃娃」叫的肉，後樓一角，老小牛打，後樓嫂嫂生產力太強，出產品一連串的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六毛………

馬路上，立角子巡捕也不見，柏油路光得正像一塊大黑版，靜寂得小風刮過耳朵皮，也嗡嗡聽得，日子裏汽車像癩胛巴開會，東一頭，再一頭人，正像小蝌蚪，一條條來去來去，現在，由我大踏步，大搖也大擺，以此，我索性把夏布背心坦開了，扯落短袴，透出肚臍眼，大揮我的破蒲扇，木拖鞋聲音也格外響了，嘌嘌，這樣大馬路，容我一個人，自由自在的踱着，開懷哪開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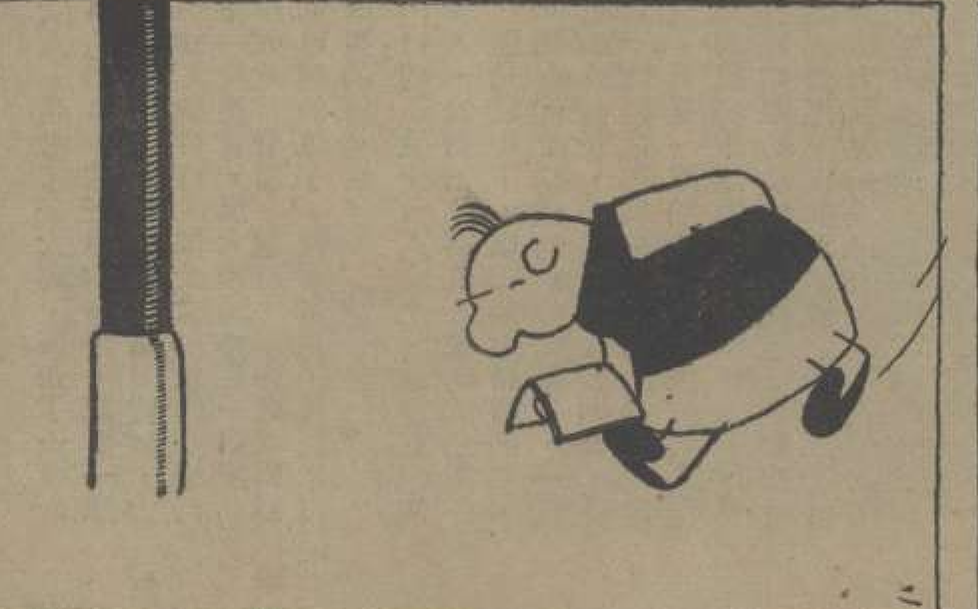
腦子庫裏，畫的材料也老，寫的材料也光，正好去拾掇些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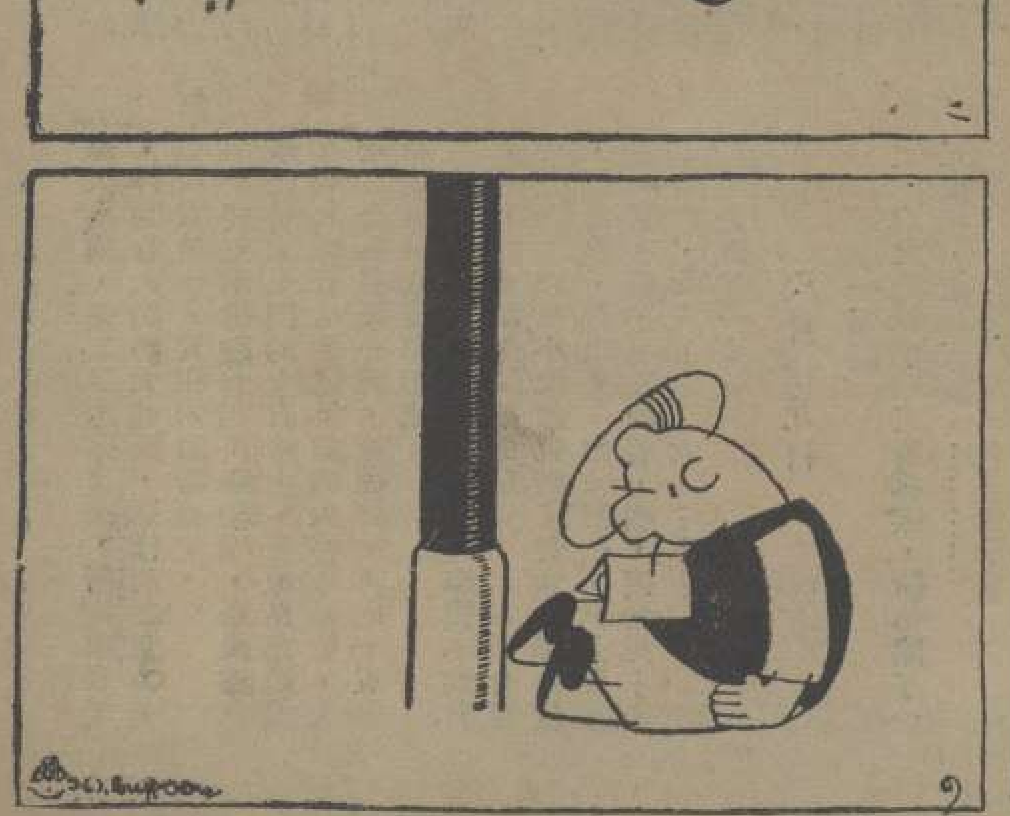
忽然傳來隱約約的大曼陀耳琴聲，是一支火晉奴奴的土曲，自然地泛浮起草裙舞的風采，更引我異國的情味，我想漂航到異國去，然而今天深夜也得去尋些異國深夜的情味，更是好資料，就敲着我木拖鞋，敲過二白渡橋，敲到沈家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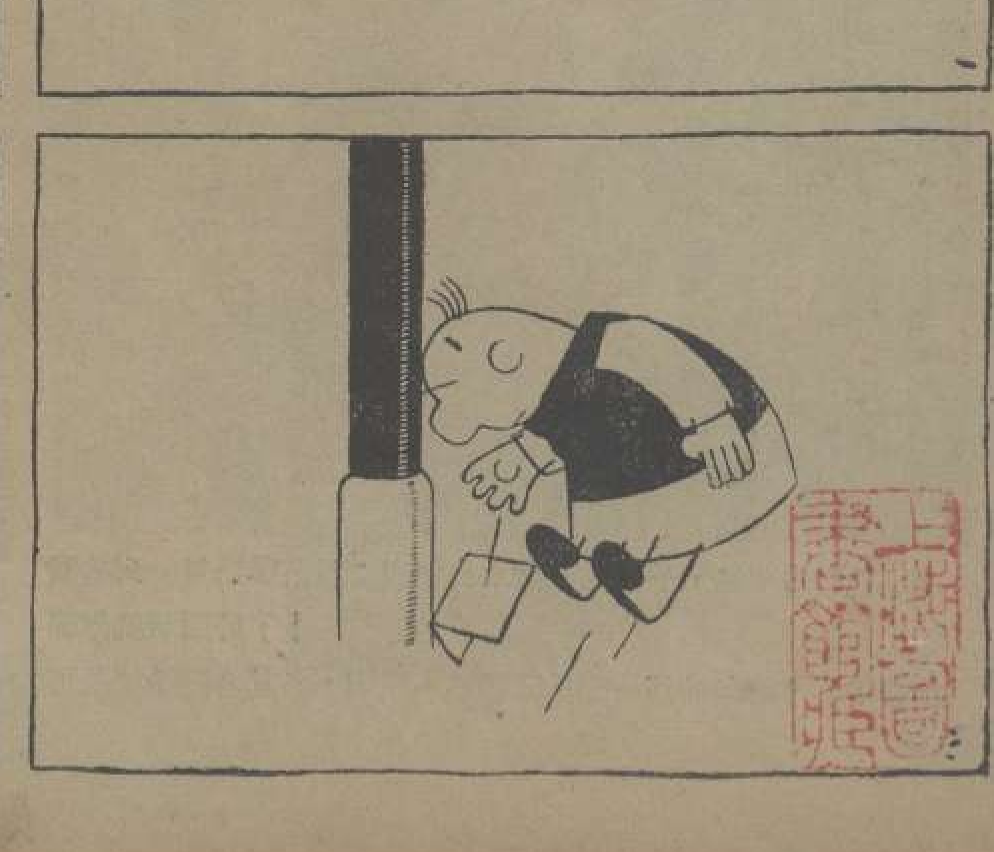
一家門口兩盆小棕櫚，像兩把大扇子，一下搖，一下搖，更像在鞠躬，很溫和地迎接的姿態，門框做成八卦圖式，門口蜷坐着一個十三四的小 Boy，戴了白色土耳其式帽，三條紅帶襯着，身穿白色土耳其皇宮裝，胸脯兩排紅鈕扣在朧晄下去，我看看這家的門招牌，是洋鉛鐵黑漆，鑿空出二個字：『八八』，哦，才知道是日本的咖啡館，依此給我領略了日本的風韻，像吃窩熟南瓜一般，很柔和而甘甜的，我很愛這種風味，不過懂不得日本話，眼巴巴，只有站在外邊癡望，那淺藍色士敏











土拉毛建築牆頭上，挖出各樣很玲瓏的窗格，有像花瓶，有像一隻彎彎的茄子，有像一隻香爐，我從這孔洞瞧進去，平頂上紮滿了紙手工做出的葡萄葉，像上面是葡萄架，壁燈又是用綠黯黯地，映照全室子，都像浸在火奴魯魯的露天夜酒店，更是在高冲冲的棕櫚林叢裏，前面是海，上面是一大盤橡牙色水晶般的圓月亮，透照過棕櫚葉來，這月光是凉陰陰，再望望裏邊，一盆盆擺飾的紙棕櫚，是用綠綢紙製出的，二盆紙棕櫚之間就設着一個喝咖啡的座子，聽得有姑娘很尖細的笑聲，還有男人很粗亢的笑聲，更混和着日本長嗓子熱情的歌聲。

我俯下身子去張張那個穿土耳其皇宮裝在瞌睡的守門Boy，卻是個中國孩子？

走出三四個姑娘來了，我怕難爲情而走，拐個彎兒，到靶子路，淒靜得祇有黃包車二三三，是空車子在趦過來，趦過去，我依然敲着我的木拖，不覺得地一輛空包車趦近我身邊，問出這麼一句：

『摸特兒要看嗎？車你去，』

『摸特兒是啥東西？』——我故意打句角兒問，實在我牛鼻子亦是摸特兒老畫家呢。

『嘻嘻，摸特兒，不懂嗎？』

『不懂，』我肚子裏暗好笑，他倒也不好意思說了，只是：『女人呀……脫了……的女人呀』，

『女人有怎麼好看呢？』

『好看，好看……』他也說不出了，只是呷呷呷的笑出來。

大自然的藝術，都作爲了這樣一套齷齪巴戲，我回去將用藥水肥皂洗一洗我的畫筆也；人體本是一座骨骼架，裝上一顆頭顱，都是那麼成爲一個個骷髏，外面不過附堆些臭肉罷了，附堆成一個女人附堆成一個男人，本是大自然的一種寄生物，不過女人附堆得乳部是高的臀部是大些外，臉蛋附堆得市樣子些，嘴唇附堆得小些，但人們把女人看做神祕物，實在也是女人造作出她的誘惑性，像，何必要穿什麼半遮半掩的紗衫子，半露半藏的短褲兒，更瞧人必要用嘴唇一抿一個笑，眼眸子一瞟一個風兒，走路時穿的鞋子，必要去裝個高跟兒，使一蹩一蹩地把臀部托高來，去把它顫動着，勾引人兒的靈魂，把腰身去一扭一扭，邊搖人兒的心弦，做出醜惡的半推半就的媚工夫來，因此男人着了迷，起了幻想，以爲女人是神祕物，就想出什麼玩弄心來了，以此造成侮辱女人的事情，這實在是女人自己作來的恥，可不是嗎？臭肉上的附屬物，又何必一定要去塗飾一層誘惑成分上去，像頭髮何必要去燙成它像波浪式，海蝶式，牛屎式的一曲一彎，像皮膚上又何必要去搽上一層礦質的鉛粉，再在上面抹上些胭脂黃、嘴唇又何必要點口紅，不是準備獻男兒去吻它香嗎？更可不必，天然附堆成的眉毛，爲何要去剃了重畫假的，像眼皮去擦上黑油，最小不過的手指和足趾，更何必去加一些寇丹紅呢？不是肉體要迷惑倒男人，由男人去麻醉在他的肉體上，更要不得，何必去天然的臭肉上，亂噴滿人造的香水呢？

所以看女人，看女人，是女人自己造成的罪孽，女人永遠自己在受懲罰。

走了幾家，都是土耳其浴室，在一家，那灰黯色的一盞門燈下，卻有一個老印度人，滿下巴癩鬍髭，蹲坐一隻竹凳上，瞇細了眼睛，貼近着一本書，像默誦聖經一般的聲息；我去張張，卻是一本印度文，爲什麼印度人讀印度文要偷偷地呢？我起了無窮感觸，但對這位亡國的老人，精神上卻給了我一很大教訓，我回去一定要寫生下這位老人，我看他時，他嘆嘆氣，我也嘆嘆氣。

又拐個彎兒，到北四川路，這兒充溢着俄國的風味了，在一家俄國酒店，兩扇小百葉門開着，擱着一座黑紗屏子，但望進去，隱約約地，大黃銅喇叭吹出，匯合大皮鼓衝着，衝出野莽的交響曲，一個俄國舞女人，是扮了金女神，僅兜了一條金絲繡出的圍巾，在狂鹵的舞步，忽然一陣子如大雷劈下來，大銅喇叭像要震破，大皮鼓也如要衝碎時，像金女神就跳了樂師指揮棒一般旋着，像大沙漠捲起一個旋風，旋得天地都昏黑，這時，本來開着藍點點的電也刹的熄了，我看不見，也記不出這黑暗裏的好資料了。

門口的士敏土行人階上，站着五個俄國舞女人，她們正夠嚇人，藍的大眼眸子，嵌在藍色眼皮下，眼毛像刺蝟背的刺，她們只把肉體上誘惑的部分掩蓋了，一條猩紅色的紗長裙，手裏托了支長烟嘴，狠命在抽，她們是在刺激出她的精神，我走過她們，只是一陣酸的釃酒味很強烈，這刺激品的酒哪！烟哪！

日本姑娘的美容術，臉蛋上的粉擦得像塑像式般厚，正如泥水匠之粉石灰上牆，頭上的大髮髻，堆得像大牛屎般的大海蝶式，更油膩膩地，和俄國姑娘的光了二條大肥腿，差不多不穿褲子，所謂曲綫美，抖動着大奶奶大屁股，這樣所謂東方美和西方美了，實在不敢聆教。

廣東木拖敲到四川路橋堍，高坐在郵政總局大正門的大石階上，好似昂昂然坐在的九條五爪金龍盤雲的大檀木椅上，大吃百合綠荳湯一碗，凉凉肺，再吃「五香茶葉蛋」八隻而滾蛋。

敲到家，敲進亭子間，一來摸不到自來火，二來洋臘燭頭也點完了，不知什麼時光？三來連小鬧鐘也斷了發條，橫落床，翻進裏，翻出外，翻來翻去，只是睡不着，實在腦子裏在翻着，哦，摸特兒……哈哈，女人……女人……

失眠了一夜

八月廿九日

下了一天雨。

跟大毛着了一天屙坑棋，給他關了一天屙坑，吃一天屙，………



我收到一封恐嚇信說：假如我不離他的妻子，他要暗殺我了！

那你就離開好了！

可是他並沒有具名，我根本不曉得是那一個的老婆？　丁聰作

燦爛的星在電通

波兒小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陳耀庭攝

黃家二姐與三妹黃美，黃今。

陳耀庭攝

陸露明

何佐明攝

眼兒凝着神，鎗兒描得準，「拍答」一聲，區區小島，轟得不留根，果然好個女英雄。

陳耀庭攝

蒙推其

(MONTGE)

竺繼忠作

甲：她既然脫去了許多，為什麼這一點點又不肯脫呢？

乙：這個……



拋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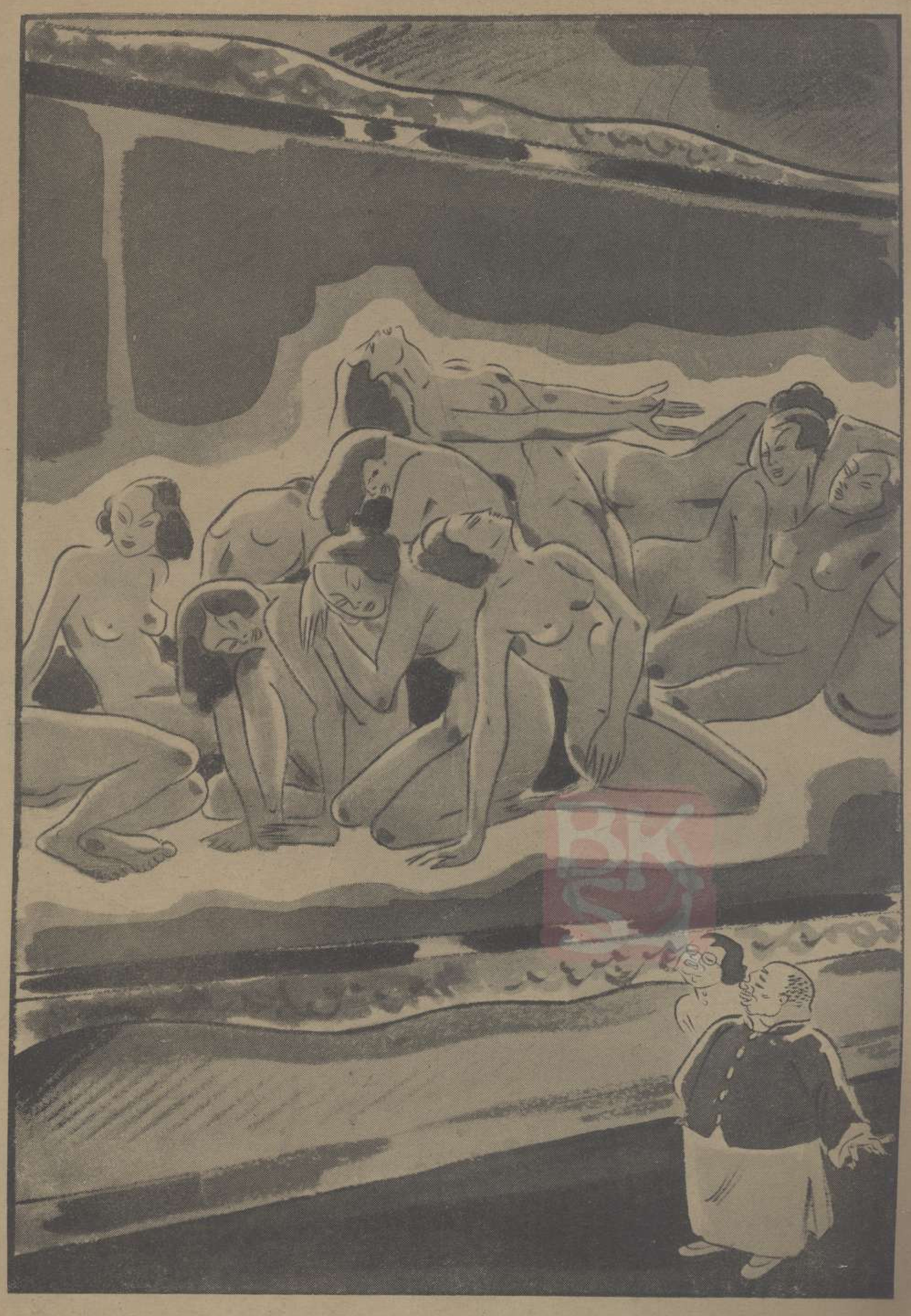
都會的另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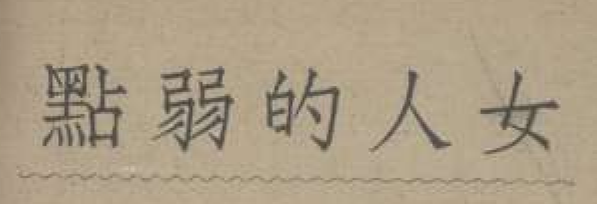


藝術家的最高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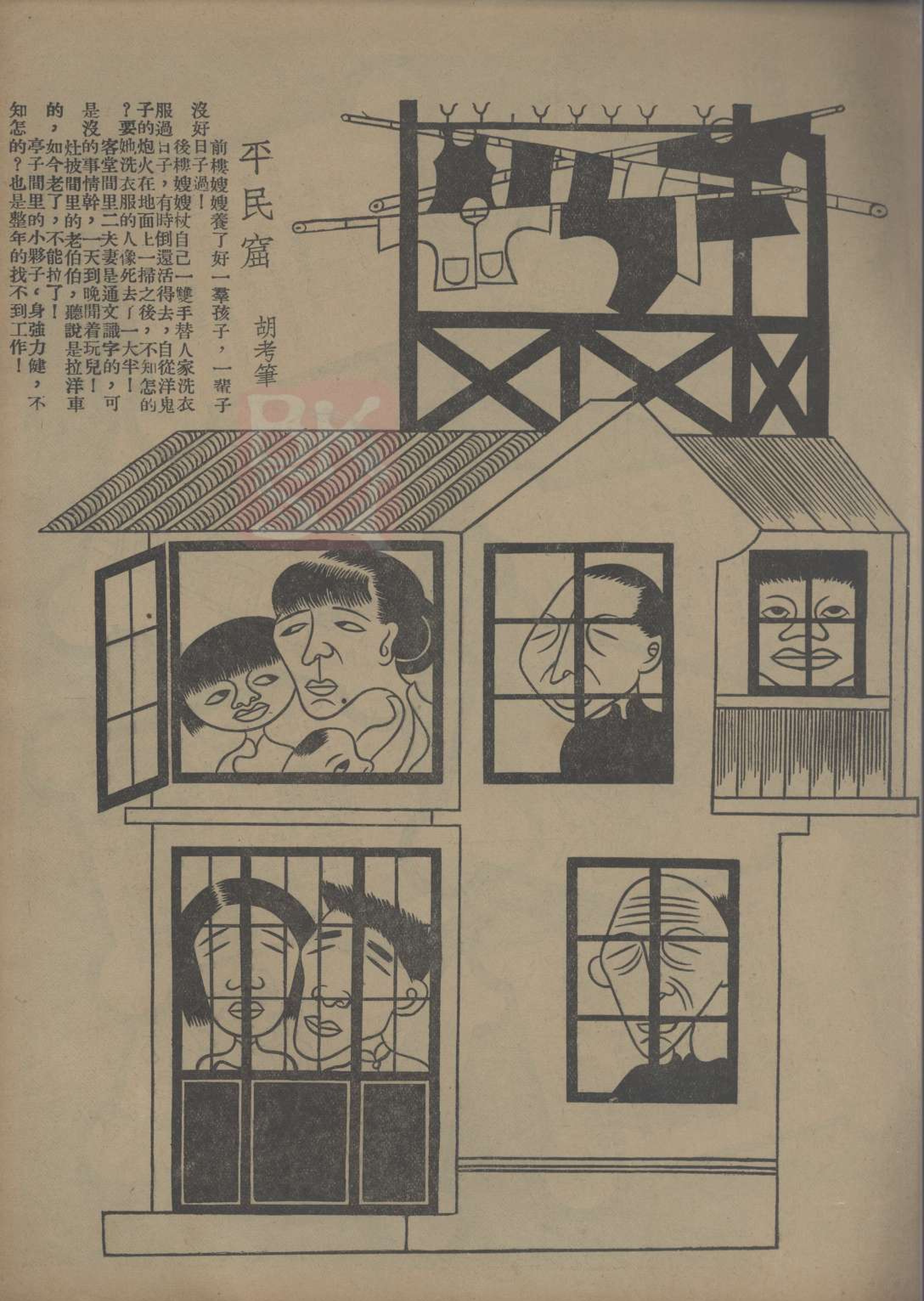
唔！這麼才容易成名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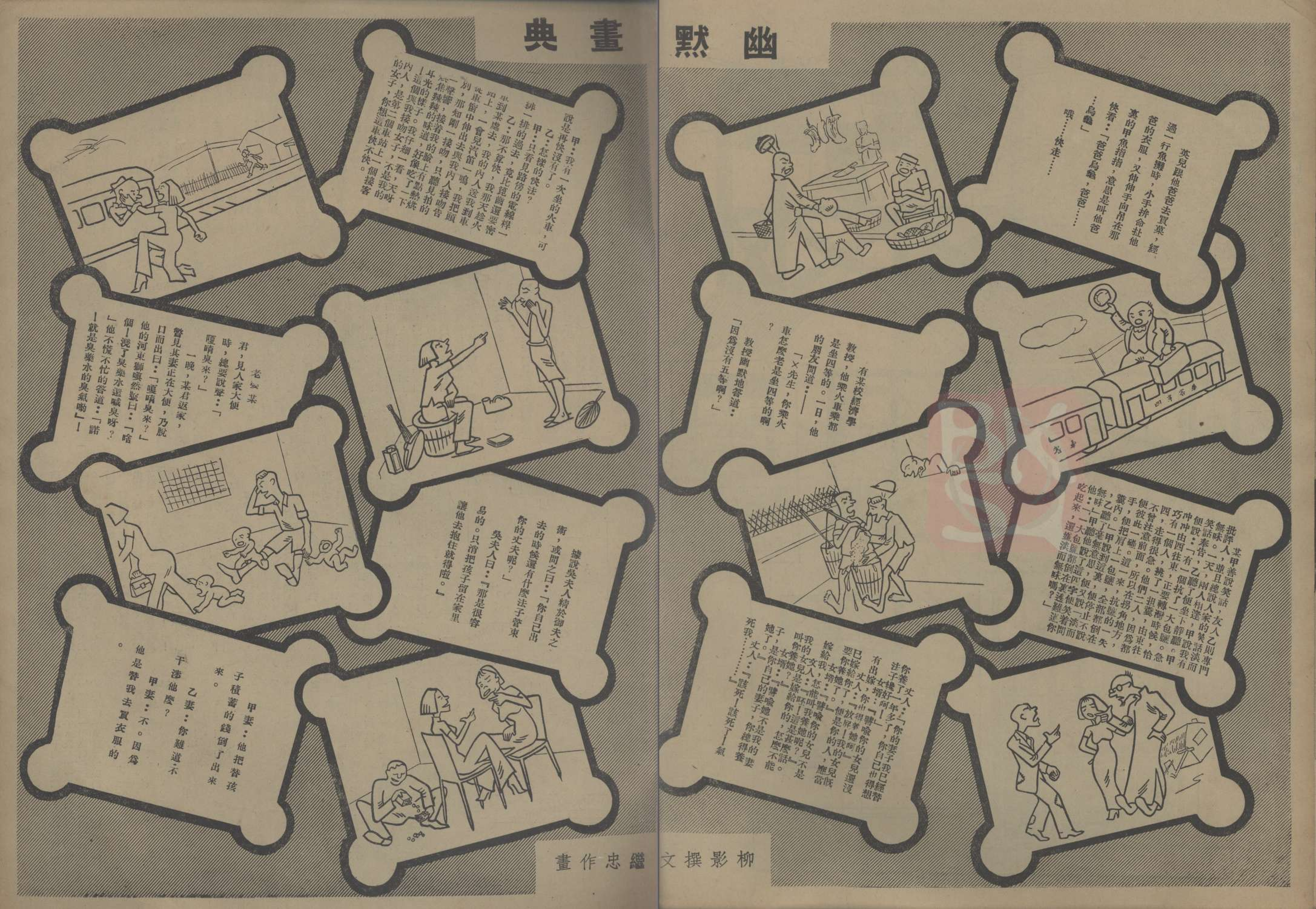
松子作



瑪泰女士她很明瞭男子們的心理。對於女子體格，頗有着懷疑心。但是把這樣的方式來表示你的健美，恐怕就是你的弱點吧！

安，懷力克小姐與鳥同宿，與鳥同歌，與鳥同舞，與鳥同樂。但是你的皮膚上確沒有美麗的羽毛。


平民窟
胡考筆
前樓嫂嫂養了好一羣孩子，一輩子沒好日子過！
後樓嫂嫂杖自己一雙手替人家洗衣服過ㄖ子，有時倒還活得去，自從洋鬼子的炮火在地面上一掃之後，不知怎的？要她洗衣服的人像死去「一大半！
客堂間里二夫妻是通文識字的，可是沒事情幹，一天到晚開着玩兒！
灶披間里的老伯伯，聽說是拉洋車的，如今老了，不能拉了！
亭子間里的小夥子、身強力健，不知怎的？也是整年的找不到工作！



幽默畫典
英兒跟他爸爸去買菜，經過一行魚攤時，小手拚命扯他爸的衣服，又伸伸手向吊在那裏的甲魚指指，意思是叫他爸快看：「爸爸烏龜，爸爸……烏龜」
哦……快走……
有某校經濟學教授，他乘火車乘都是坐四等的。一日，他的朋友問道：——「×先生，你乘火車怎麼老是坐四等的啊？」
教授幽默地答道：「因為沒有五等啊？」
甲：我有一次坐的火車，可說是再快沒有了。
乙：怎樣的快法？
甲：只看見路傍的電線桿一排一排的過去，竟比篦齒還要密些。
乙：那不算快，我那天趁火車到某處去，我的內人送我到車站上，一會兒汽笛一鳴，我把頭從車窗中伸出去與我內人接吻告別，那知剛一接吻，只聽見拍的一聲響，接著我的臉上好像吃了一下耳光的辣辣的味道，我仔細一看，天呀！這個與我接吻的女子，不是我的內人，是第二個車站上一個接客的女子，你想這車快不快。
老某君，見人家大便時，總要說聲：「嚄唷臭來？」
一晚，某君返家，瞥見其妻正在大便，乃脫口而出曰：「嚄唷臭來？」他的河東獅嘆然號曰：「啥個！澆了臭藥水還喊臭呀？」他不慌不忙的答道：「諾！就是臭藥水的臭氣喲！」
據說吳夫人精於御夫之術，或問之曰：「你自己出去的時候還有什麼法子管束你的丈夫呢？」
吳夫人曰：「那是很容易的。只消把孩子留在家里讓他去抱住就得啦。」
甲妻：他把替孩子積蓄的錢倒了出來。
乙妻：你難道不干涉他麼？
甲妻：不。因為他是替我去買衣服的。
柳影撰文 繼忠作畫

初秋

尤其

夏天，被一陣烏雲捲過去，像流線型的車子，輕鬆，一合眼，踪跡一點兒也看不見。

由風頭里帶來的是秋的氣息，在氣息里，含蓄了無窮盡的柔和。緩慢的風，打着人們的臉，溫馨的直覺在心房里動蕩，卽使在深沉的夜里，牠也不涼，好像在原有的成分里，根本沒有牠的存在。

秋，到底能使人留戀麼？答案當然不會相同，但不能否認的，牠帶來的有一種欣快的感覺，這感覺，和春天一樣的，活躍。秋天的季候，是難得的，在人間，是不能讓牠輕易的過去的，那麼，不必遲疑，打開了你憂鬱的心情，儘情的縱動，狂歡吧！

不知懷了怎樣的心情，在靜闊的路上閑散的慢步，腿，重量眞不輕，拉着那短小的影子，一步，又一步。

在一個商店的門口，遇到了小沙：

——唉，幾時回來的？

——將近一個禮拜了。

——還得意吧？我瞧着他那削瘦的臉：你更瘦了。

——瘦了？哈哈。寬大的嘴拉張了，透露出兩列米黃色的牙，眼珠，像兩顆滾動的圓球，上下左右，不停的動轉。

共同的走着，腿彷彿輕了許多，談論着熟悉的朋友，談論着奇特的風習，也談論着不入正套的瑣事。

過摩天樓，望了一下，頭有點昏，建築彷彿就要倒下來的樣子，這不能怪誰，偉大的建築正表現了都市進化的程序，你小子沒有福，看一下都不成，更不要說住。拐幾過灣，走過飯館的門口，油膩的香味激急的飄蕩，許是我的鼻子特別鋒利，就在那亟暫促的時間，由嗅覺里，我意識到鍋子里在炸甚麼，還有惱什麼，炒什麼，……之類的東西，那什麼和什麼的混合香味，放射出一種引誘的力量，不自主的能流着涎。

這樣，肚子里奏起了戰鼓，眞沒出息，戰鼓還沒有響過三通，腿已經拉不動了，摸了摸袋子，一狠心，攔攔小沙的手，衝進去。

石面的級梯，眞滑，假使一不留神，說不定會來一個元寶翻身的。檢一張比較清靜的桌子坐下，客人並不很多，這小樓上，是沉寂的。

——吃什麼？我問。

——隨便什麼都行。

實在慚愧，早上出來兌了現大洋一元，除去坐車和其他零星的開支，所剩的也不過小洋八角，如果不小心一點的話，那是頗有危險的。深深地，我感到了一些恐慌的威脅，然而恐慌已沒有用了，爲了怕對方看出了自己的破綻，於是，再度的聚起了勇氣：

——點兩樣菜吃飯吧！我說。說了以後，心里就卜卜的亂跳。

——也好。小沙的態度很從容。

這兩個字像兩隻極利的箭，貫穿了我的心，在心底，隱隱地感到了挖不出來的疼痛。本來，我應該再接着問下去，可是，勇氣完全的消失了。

沉默，把我們從當中劃開，在我們間，保持了無聲的死寂。後來，小沙不知道被那陣風一吹，他又變了卦，看上去，並不含有什麼虛僞：

——我還有別的事，我想，能快一點，就吃客飯吧：

暗暗地，我吁吁一口長氣，這該是一道赦令吧？我想。

不久，兩盆什錦飯勻整的擺在我們的臉前，雖明知那一定很熱，甚至熱得不能進口，但在肚子攪亂得難堪的時候，反而覺得這種「熱」，倒是非常的需要，在此，我領略到另一種的實感。

有許多的事，有的時候會突如其來打破了原有的想念，像我，吃一頓飯的時間，涼汗都沒有停止過，當然不敢做什麼無謂的妄想，可是不成，不管你敢不敢，在不留神的一個瞬息間，這間小房子里，竟衝進來一位姑娘。

假使要用適當的比擬，那麼她的身材像蛇，臉，被粉抹糊着，那嘴唇，眞紅得可愛，捲曲的細髮，披到了肩頭，頂挑逗着人心的，是那一雙圓大晶瑩的眸子呵！

——怪了，她來做什麼呢？我想。偷偷地瞧她一下，臉上浮露着企望的神情，似乎希冀着甚麼東西是的。

這更使我爲難了，輕易不進飯館的門，她又能在我們身上希翼甚麼呢？

脚移動着，近了，站在桌子的一邊，眼睛向桌上掃了一下，粉的香，撲上了我們靈覺的鼻頭，味道是怪香的。

——唱吧？她說，笑着，神氣是懇切的。

——唱？小沙的眼釘着她，樣子是不平凡的。

眞夠她掃興，要是在其他的合場里，也許她會拿了筷子要挾着菜送到了碗中，放出了另一種的勁兒，但我們間，桌子上是空空地，除了一碗清湯以外，再也不要想找到一點兒東西，不然的話，那一般勁兒也許會放到我們的身上。

——哎唷，唱一齣吧！她的手扶在小沙的肩頭上，搖着。

——唱不起喲！我隨便的也搭了一句腔。

想不到這一句話竟惹出了是非，她過來，把桌子上僅有的一碗湯端起來，「嗱」一聲倒一半進我的碗里。大概她怕我發氣吧？眸子里含着無限的柔情，瞟着，瞟着。

——馬馬虎虎吧，大少！聲滴，嫣柔得會使你的心底發癢。

像一隻走馬燈，走過來又行過去，看她的樣子是非讓我們出水不可的。

…………

——這樣吧，兩角三齣，怎樣？小沙故意取笑着。

她低下頭，安靜下去，彷彿想什麼，但只那麼一瞬，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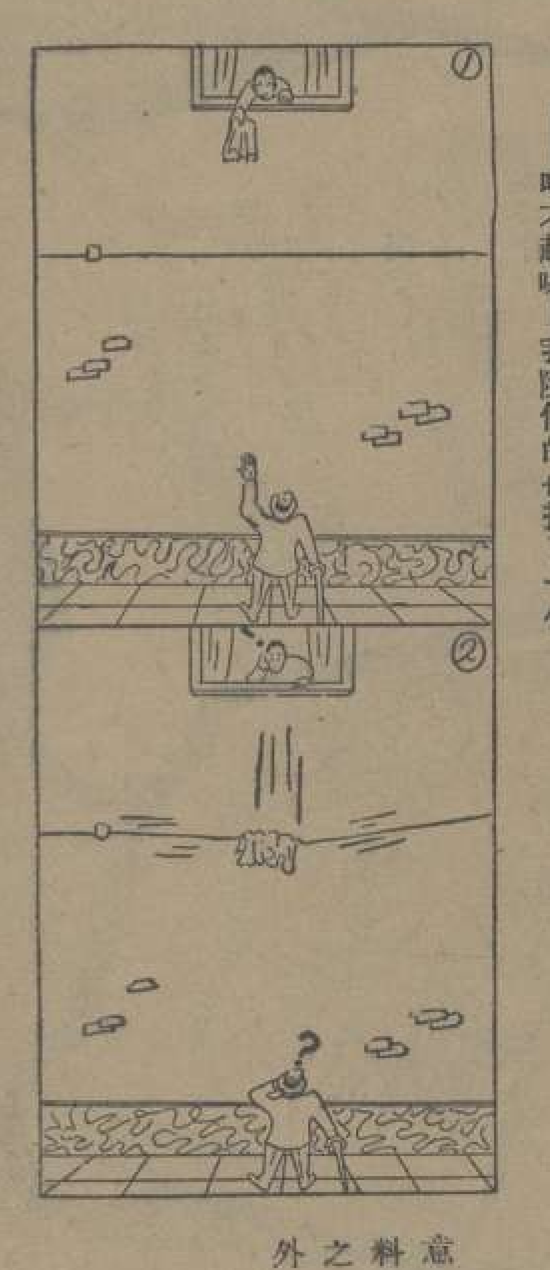
——琴手呢？另加銅元十枚，阿好？小沙向我擠擠眼。

一更里來一更天，心想情郎在遠邊：：胡琴終於響了，在這靜穆的小樓里，洋調怪淒清的。

出了飯館，街上的燈，星子一樣，在暮靄的天網上閃着。

——操的，又破費二毛多，太不合算了。小沙搖着頭。

初秋的風吹着，緩慢地，含蓄了無窮盡的柔和，打着人們的臉，溫馨的直覺在心房里動蕩，這難得的季候，在夜的伸展之下，有多少人在縱動，狂歡，也有多少人在接受着自然的風雨。



意料之外

張鴻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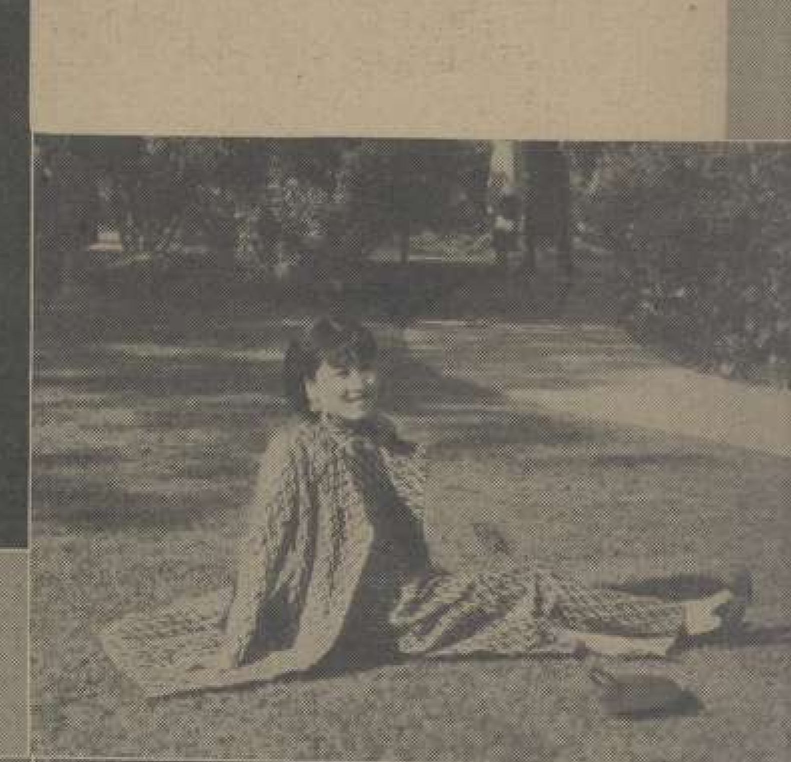
艷裝

陳家樞贈

大帽子下的梁氏大姐三姐和小妹













春季裏來姊妹花兒開

我們的女明星



娜拉，你在想什麼？是倦？是憂愁？——藍蘋

陳耀庭攝

胡小姐似笑似嗔似酒渦微暈

馬永華攝

葉秋心不知向着誰在微笑

何佐明攝

幾個不同情緒的笑

標準美人的標準微笑——徐來

何佐明攝



美麗的梅琳

何佐明攝

子孫太太高倩蘋

陳家樞攝

小鳥陳燕燕

何佐明攝

禱祈的夜——黎明暉

陳家樞攝

薄怒——陸露明

何佐明攝

大姐賽珍滿面春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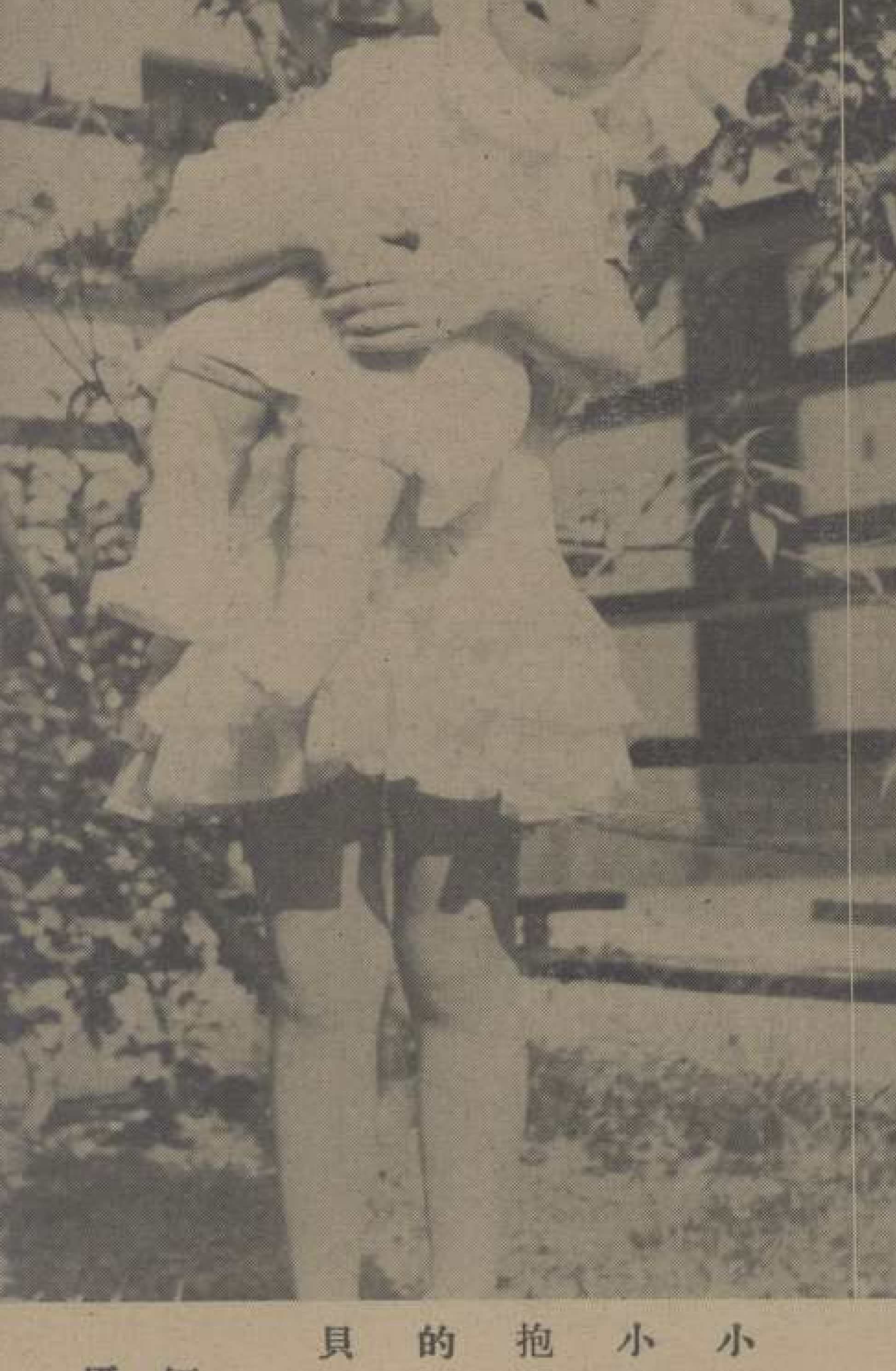
何佐明攝

活潑的小天使

任克——撅着嘴抑着頭神氣活現，是個小丘八老爺還是小獵人？

陳耀庭攝





小媽媽小鳳，抱着她的小寶貝。

何明佐攝

甜姐兒黎莉莉和懷角洪警鈴的愛女洪梅

何明佐攝



兆豐花園中的皮球母子高倩蘋和他的兩個公子

陳家樞攝



活潑勇敢的小騎士黎鏗

何明佐攝







在燈紅酒綠裏，醉吧！醉吧！——蔡若虹張新珠在電通新片「都市風光」中之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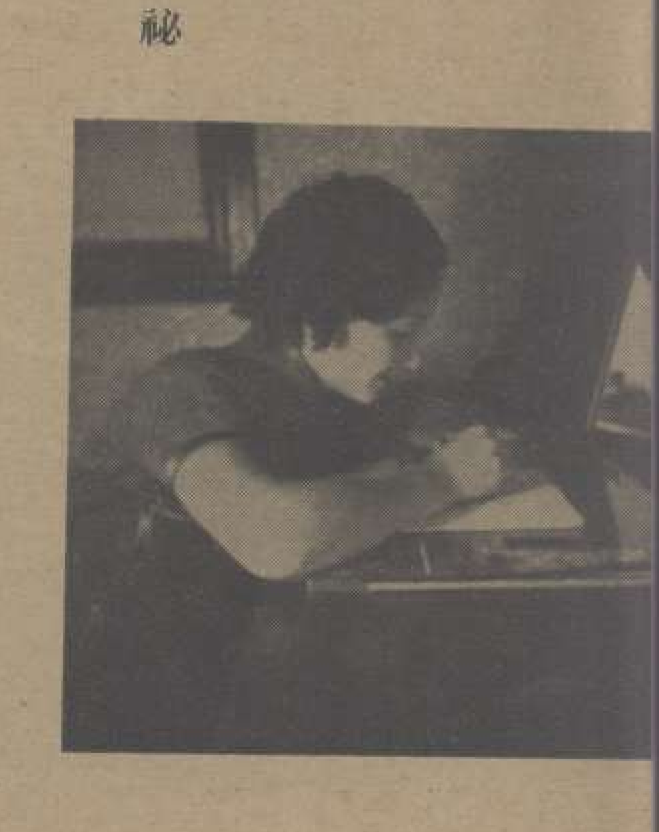
眼圈上多塗點黑，鼻頭上多加點粉，誰敢不承認我是神祕女郎。

馮四知攝

韓蘭根殷秀岑的一副滑稽臉，誰見了，都會發笑。

馮四知攝





一個上進的用功的姑娘——黎莉莉

何佐明攝

怎麼？十二點多了，老高還不回來睡？

何佐明攝



高倩蘋



葉秋心細細地在研究電影漫畫，並且她忠實地說：「電影漫畫眞是一本電影，漫畫，文藝綜合的唯一刊物」

何佐明攝



鵲橋仙

金焱王人美合演

牛郎：

我看妹妹明年少出點風頭也能！拍什麼「風雲兒女」，同那些年輕小夥摟來抱去，叫我隔着一條河多難受，我問你織的布在那裏？瞧我穿的這種樣子多麼難爲情？

織女：

男人總是不講理！你今年走了桃花運，拍起「桃花扇」摟着那個小妖精親親嘴，還有良心麼？你看你今年餵的牛餓得直翻白眼，將來怎麼過得日子！

汪子美作

世界漫畫選



經理對舞女說：現在馬上要去登台，並且把你們所有的一切都給他們看。



這樣便不至于將頸子弄僵了！



醉漢——怎麼？我已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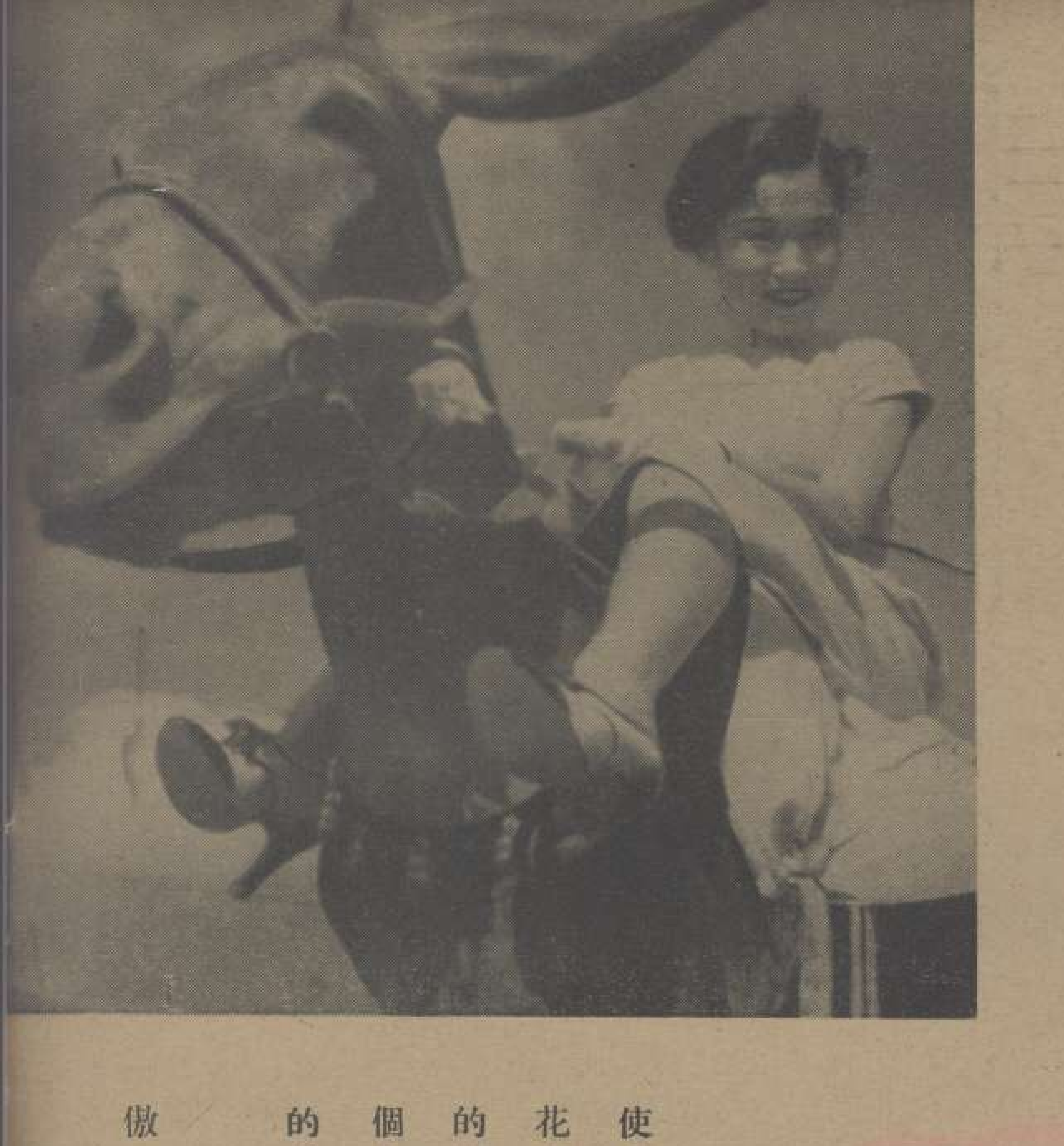


舒服麼？——我將燈熄了乜你們能夠更寫意些，嘻嘻！



程柳梁作

男：我們進去找一個地方談一會好不好？
女：哦！對不起，我昨天剛巧約了一個首飾商去看一只鑽戒，此刻正好我要上他店去，所以沒有空，真對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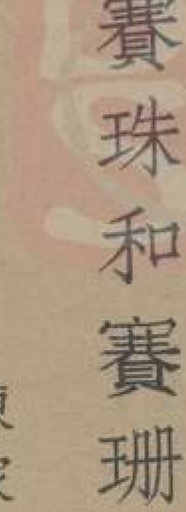


賽珠和賽珊

陳家樞攝

這人間至美的兩個精靈，她們是使上帝自豪他偉大的創造，她們佔了花的嬌豔，雲的柔軟，鳥的活潑，水的溫柔，和人的聰明，于是完成了兩個十全可愛的姑娘，使人間添了不少的美和溫馨。

這是人的驕傲，也是上帝的驕傲。











若有所待　陳耀庭攝

陳耀庭攝

若有所思　陳耀庭攝



王瑩

是爲了回憶把你弄呆？還是爲了前途使你愣住？別，姑娘，笑笑吧，有的是光明在候着你的前進哩！

她在人生的網子裏，是值得人稱羨她，瞧吧，她幽美得像一朵花，她柔靜得如一灣水。

何明佐攝





國產西貨　俞創碩作

紳士下鄉　西堪作



夏令不敬裝束一頁

蓬頭壓耳，長袍拖地，頭髮倒梳，緊領閉氣，不冠不褂，徜徉戶外，黃襯衫貪涼快，吊帶褲太肉感。高領長袖，太不神氣。

沈逸千作



虹口夜話

章衣萍

我好久不到虹口了。有一天，獨自漫步，到虹口去，走進一個小花園，兩個女招待走近前來了。我便叫了一瓶汽水，躺在籐椅上，悠然地喝着汽水。

「一個剪髮，長圓臉，服飾樸素的女招待，坐在我的身旁。

「貴姓？」

「姓陳。」

「叫什麼？」

「叫美雲。」

「好一個漂亮的名字。」

她害羞了，低下頭去。

我仔細看了她一眼。眉毛，眼睛，都生得很好。鼻子也端正。而且，她的臉兒，有些像我的「小嬌娘」。

我有點「懷古」了。我問：

「你那裏人？」

「上海人。」

「有父母嗎？」

「有的。」

「有父母也幹女招待嗎？」

「是父親做交易所虧本了，沒有法子。」

「你幾歲？」

「二十一歲。」

正談的當兒，另外一個女招待，花枝招展的來了，說：

「你不請她吃一杯橘子水嗎？」

「好的。」

我點點頭。

那女招待端了一杯橘子水來，嬉皮笑臉地，在美雲的耳旁說了一句輕輕的話，便悠然似的走了。

「她說什麼話？」

夜花園

柳影女士作

她停了一刻，說：

「她叫我不要害羞。」

「你們可以出去玩玩嗎？」我更進一步問了。

「不能。」

「不能，爲什麼？」

「在這裏，是不能出去的，老板要說話。

我每天下午一點鐘來，晚上四五點鐘回去，一點工夫沒有。」

「在家裏面呢？」

「家裏要睡着。」

「那是很苦的生活呀！一月賺多少錢？」

「十五隻洋，飯吃老板的。」

黑暗張起了她的翅膀來了，花園裏點上了五色的電燈。我站起身來，便想走了。

「再坐一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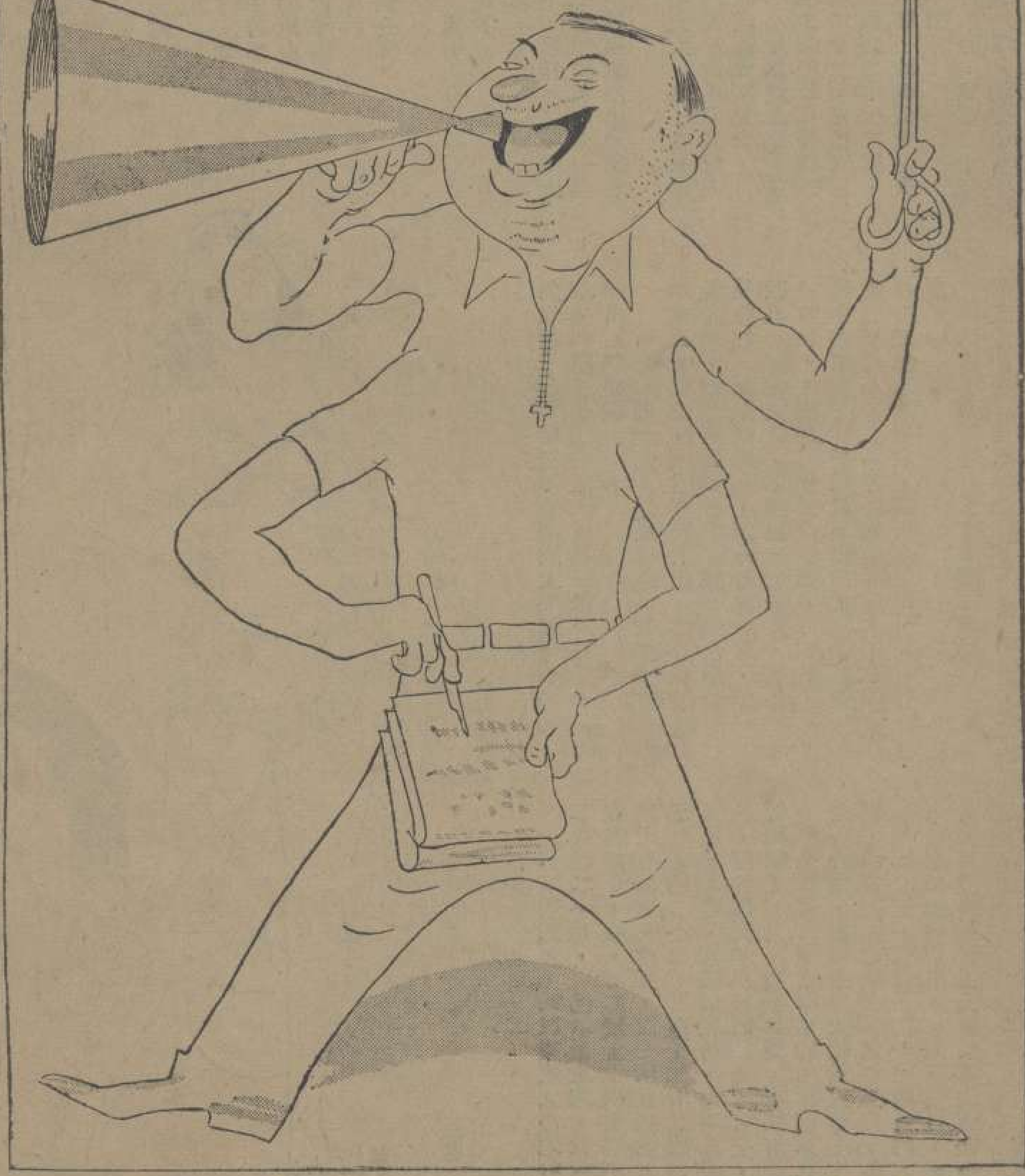
「爲什麼？」

「談談也好的。」

我想起「小嬌娘」來了，她現在日本，而且做了小孩子的母親了。我覺得不能再坐下去，付了賬，匆匆地走了。

「下次再見！」

「再見！」



編導萬能

魯少飛作

命運？

菁子

天氣熱了，王老太太鼻頭上冒着汗，直在佛堂裏打轉兒，寒暑表一天升上一天，她的心思也一天加重一天，小女兒二十了，長的又標緻，又溫柔，每天提親的把大門都踏破，李家姪子吳家表外甥，誰不是體體面面小伙子，可就不知命好不好？假使是尅妻的硬命呢，可不害了女兒，要不若是個寡情寡義小混蛋，丟了老婆在家受公婆氣，自己在外面討小，大女兒就是個例子，小女兒可要當心點，別又上人當。

外面下起毛毛雨來，王老太太心機一動，想起一件事，喉嚨裏燃了爆竹，一連串從佛堂裏出來。

『周媽周媽，叫馬大去把邵瞎子請來，快些快些，喂，丁媽，倒杯茶給我……哦，外面下雨，這死天，人家有正經事，你倒落什麼鬼雨來，這殺千刀的王八天……呵，阿彌陀佛，罵天罪過呀，好在門口有太公像，百無禁忌，偶爾說錯話，老天會原諒的……哦，周媽，叫包車去把邵瞎子拖來吧，越快越好……南無阿彌陀佛，丁媽，倒杯茶把我！』

王老太太喉嚨爆竹炸完了，半響，周媽和丁媽被炸聾了半天的耳朵才復原，趕忙各自領命而去，不一會，王老太太已喝完兩杯茶，邵瞎子來了，佛堂裏立刻擠滿了人，王老太太先命人燃上三支香，請邵瞎子坐下，也許是椅子上生了刺，邵瞎子只敢坐了一個小角。

『好久不來請安了，老太太福體好？』邵瞎子將那大紅鑲邊沒有黑眼珠的灰白眼睛朝老太太這處眨巴了兩下。王老太太對他頂謙恭，不擺架子，女兒的命運全靠他註定呀。

『邵先生，上回李吳兩家男孩子的八字，不是請你細細算算，和我們二小姐合一下，怎樣了？』老太太坐在籐椅上，丁媽和周媽一處一個替她打扇，鬢處幾根頭髮前後飛舞着。

『可不是，老太太，瞎子在家躲了四整天兒沒出門兒，做生意嫌錢兒事兒小，給二小姐配婚兒事兒大，可也眞不湊巧兒，二小姐富貴命兒，就是怕點兒冲尅，李少爺的命兒好倒好，屬牛兒的，今年二十二，正進天羅運兒，五年一運，要到二十七才脫……』『兒』字與邵瞎子的嘴似乎是夫妻兩口子，老離不開。

『哎喲！這可不行，姑娘二十了呀，要等到那年去？喂，別提他了，吳家孩子倒怎麼樣？』老太太尖聲一嚷，倒把邵瞎子駭了一跳，眨巴了幾下瞎子，擠出兩點眼淚。

『是，老太太，壓根兒地，我邵瞎子不能說謊話兒，有什麼說什麼，二小姐富貴命兒，我敢一句話兒誤了她？吳少爺命兒雖好，就是硬點兒，照他命兒上算，少說也有三位夫人，不是第三位夫人，就是第四位，才能終局兒，缺德兒，可不是，瞎子在家蹬了四整天兒不出門兒，嫌錢養家兒事兒小，二小姐婚姻的事兒大，歇個三五天兒不做生意，餓就餓一頓，又有什麼？』

邵瞎子直說着話，紅眼睛也直眨巴，老太太心慈，鼻孔早已酸了。

『阿彌陀佛，我說殘疾人心地好，駕了我們二小姐，自己不做生意，我當然不會虧待你，哦，可怎麼着？兩家都不行，昨天有個人來作媒，說是阮買辦的三少爺想訂我們二小姐，那孩子我看見過的呀，又黑，又矮，乾猴精似的，也不見得有出息，而且也配不上我們姑娘，可是，也不管相貌了，只要門當戶對，有錢有勢就得，他是臘月三十亥時生的，你倒算算去合一合婚，過個兩三天給我回信……丁媽，引邵先生吃飯去，倒杯茶兒。』

第二天，邵瞎子從一家闊氣的大洋房裏被兩個聽差引出來，到了門口，邵瞎子從袋裏摸出兩張五元鈔票塞到兩個聽差的手裏輕輕道。



名角登場老闆親自執役圖

董天野作



邵醉翁獨具隻眼　金沫作

「小意思兒，別嫌簡薄，等三少爺事兒成功了，咱們三人就都發了財了，我決不獨得。」

兩個聽差滿意的笑了笑。

「在那邊可要把三少爺說得好聽點，如果說成了，還得把婚期提得早早地！」

邵瞎子點點頭，會心的微笑着揩揩鼻上的汗，順着樓邊得意的摸回去。

第三天了，用不着王老太太命人喊，邵瞎子已經穿了一身乾淨的粗夏布長衫，載上一頂發黃的平頂白草帽，捧隻三弦來，摸到王公館來。王老太太聽說邵瞎子來，忙着叫進來，邵瞎子剛踏入佛堂，就笑嘻嘻往空作了揖。

「老太太，恭喜恭喜！」

老太太頂聰明，她知道邵瞎子再說下去，一定會有黃澄澄的金子從他話裏奔出來的，心中一樂，眼睛變成了兩條拖着辮子的絲線，差點兒把她那已缺了伴兒的一隻門牙，又笑掉了。

小女兒是她的命根，你想，命根交了富貴紅鸞運，還不該笑？

「邵先生，怎樣？阮家男命好？和二小姐合？」

「我說呀，恭喜你咧咱瞎子可不又在家鬧了兩三天兒，這回可是樁大喜事兒了，這個婚兒，眞的打我做瞎子起，算是個頭一等富貴福壽好配合兒，要是趕着這暑天兒拜了媒，出了暑就辦喜事兒，我瞎子保管明年月亮圓的時候，就討得着小外孫少爺的喜酒兒吃！」

「有那麼好？」老太太說不出第二句話了，樂的眼睛又變成拖了辮子的絲線了。忙在喉嚨裏放了一串爆竹，命人拿出四樣果品包起來叫邵瞎子帶回去給他兒子大巴兒吃，又點上香燭，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卜了個卦，經邵瞎子一解，果然大吉大利，又請邵瞎子檢了日子拜媒，這才拿紅紙包了一百元鈔票送給邵瞎子。

喂，讓我來介紹介紹王二小姐吧，可憐他受了母親的家教，打人家替他作媒起，就躲在繡房裏不敢伸頭，連芝蔴點兒大的意見或是條件都沒肯提出，姑娘們臉嫩怕羞，比喻一家子在一起吃飯，席間母親和哥哥無意提到她的婚事，她便從腮上紅起，一直紅到耳根，等眼珠子全紅透了，便放下筷子低下頭一溜，便溜到綉房裏去，前一響李吳兩個表兄來成婚她躲在房裏滿心指望母親能答應任何一個，兩個表兄她時常見面的，而且非常巴結她，一個是文秀，一個是英挺，都配做她的夫婿，可是母親偏不識相，邵瞎子又搗鬼，一個也沒允許人家，自己去說聲兒吧，怪難爲情的可怎麼說出口？不招人笑話，喝！一個姑娘們不害羞，輕骨頭，算了吧，由媽怎麼幹去。

日子過的快，今天拜媒了，阮三少爺的相片被大小姐輕輕拿到閨房裏來。二小姐幾次想拿起來看看，可是周媽在旁邊，不好意思，好容易周媽吃飯去了。一的答一一聲，將房門鎖起來，還沒拿起那張漂亮卡紙的八寸照片，心中一陣亂跳，腮上飛兩朵紅雲，等眼珠全紅透了，才鼓起勇氣打開外層硬紙，定神一看，喝！可夠瞧的，眉毛眼睛，全短短地往下垂着，鼻子像個老鷹嘴吧，老鷹嘴吧下面歪歪放着一張收不起口來的大錢包，伸出兩個半邊小銀角子來，看上去，永遠不會藏進去的，穿着漂亮西裝，身子會不會超出四尺以上，可不敢斷定，二小姐覺得眼前一黑，好一會才復原過來，轉過身去在鏡子裏看看自己，那尖尖的白嫩，媚眼紅唇柳腰纖手。喂！這樣一個美人能和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東西結婚？天！這是三生註定，還是前生作了孽？兩行眼淚淌在二小姐香腮上，她氣得死勁拉下幾條頭髮來，痛，又委屈，止不住伏在桌上直呻咽。

眞快，兩三個月一眩眼又過去，王二小姐非但結婚，而且已是三朝了，她心急如火的趕回家來，看見王老太太，止不住淚如泉湧，奔上前，便倒在老太太懷裏。

「媽，他整天的抽鴉片，我說了一聲，他……他的媽和他姐姐就……就瞪着指桑罵槐的罵了一頓，連老媽子都被她們唆弄的欺負我，我氣得哭，那死鴉片煙鬼還說，「我有的是錢，女人多着哩，發脾氣可駭不着我。媽……我……我……」。

——一九三五·八月八日上海——



無題　松子作

黑色之時髦

張英超作

亞非利加洲是一向不爲人所注意，除了少數的政治野心家想在這塊黑大陸 DARK CONTINENT 有所希圖外，簡直那厚嘴唇的黑色的熱帶人連想像也懶得與討厭去想像他們，可是最近阿比西尼亞事件的掀起，對於黑種人的印像似乎不再像以前黑色惡劣，至少覺到他們有像徵着堅毅的黑色的靈肉，他們有騰沸着的熱的鮮血，那麼威武不屈來反抗強權者的鐵蹄的踐踏的蒞臨，夠敬愛，夠羨慕得將流涕！同情是會共鳴的，聽英，法，德及其他國人的請願投效阿軍誰不是景仰其耐苦勇敢活潑的愛國精神。現時節眞是黑色的時髦時節。從這些的 POINT OF VIEW 又要同想到上海最近流行的黑衣飾，也許也是一種景仰與同情的感應讓我深深的體會那黑色的阿比西尼亞人的愛國的熱誠，切切的了解那黑色的阿比西尼亞人的堅毅而將獲得未來的幸福，長記得，黑色的時髦！



閃耀着的銀星



黎灼灼——倚着門兒望，老張還不來。

何佐明攝



喂！閔翠英小姐，望着誰笑得這麼開心？

俞創碩攝

黃耐霜——一副神祕的姿態，那怕是誰，也會醉迷迷吧！

馬永華攝



黃耐霜騎在牛背上，另有一種味兒了！

馬永華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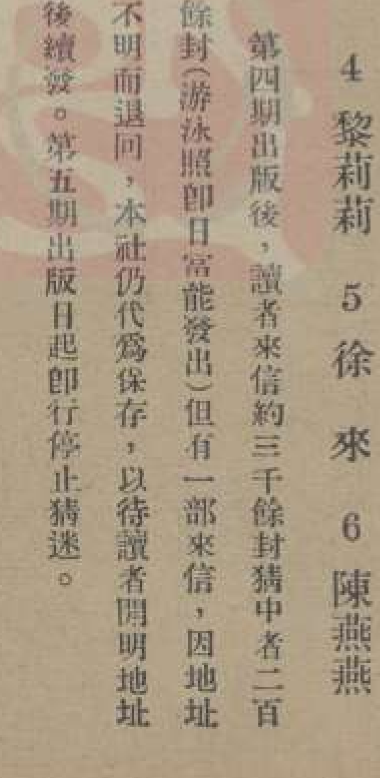
十二大明星生肖圖

1. 陳燕燕——鼠
2. 王人美——牛
3. 王瑩——虎
4. 黎莉莉——兔
5. 顧蘭君——龍
6. 貂斑華——蛇
7. 袁美雲——馬
8. 胡蝶——羊
9. 胡萍——猿
10. 徐來——雞
11. 陳波兒——狗
12. 葉秋心——豬

──第四期──

「明星們」的脚揭曉





本刊第四期登載之「明星們的脚」揭曉如左：

1 貂斑華 2 胡萍 3 高倩蘋

4 黎莉莉 5 徐來 6 陳燕燕

第四期出版後，讀者來信約三千餘封猜中者二百餘封（游泳照即日當能發出）但有一部來信，因地址不明而退回，本社仍代爲保存，以待讀者開明地址後續發。第五期出版日起即行停止猜迷。



樂與愁　笪繼忠作

秋日風景

楓人

海濱

海濱是恬靜的，詩意的，帶有點神祕性的地方。在季節熱的夏天，就被一般俗人所統治着，可是，一到了感涼的秋天時期，那般俗人們就一窩蜂似地飛散了，從此，也就是海濱被人家遺忘着的時候了，在人家的腦裏，永遠不再會有一個影像記憶起，然再臨到第二年的夏天，俗人們又一窩蜂似的擁來統治着。像這樣一來一往的景像，在海濱本身確實是感到很痛苦，可是，在那般俗人們完全是不理會這些的。

我就挺喜歡着秋天的海濱，每到夏天去了的時候，一個子悄悄地跑上海濱去，玩上半天。一到遊興盡了，再跑回家來。在那兒，就有一個很好的影像留在我的腦裏，那個影像是：

黃昏的太陽海面上，有着波浪式的一高一低地起伏着，幾隻漁船點着燈在作他們的『吃飯忙』，砂子的平面形是蓋着被曬得金黃色的石子。背後就是一叢海濱林，要是一蓬吹來秋天的晚風，這海濱林是會搖搖擺擺地，金黃的石子也會起咯咯咯響聲的。小雁在天上飛，遠望去也成為將掉下來的形勢了。——這是划出一幅美麗的海濱畫。

有時候，當自己騎着馬在海濱的一條砂子路上踏着的時候，一陣風吹來，眞是把自己飄向天國一般的愉快。

像這樣，我就愛着秋天的海濱了，天天去，夜夜去，無形之中海濱却成為我的戀人了。我歡喜牠，熱戀牠。在晚上也做起千千萬萬個熱辣的『海濱夢。』

醒來，不免在秋日的半夜三更當中，自己悄悄地感傷了一翻。

夜花園

『夜花園』也是一個夏日的好去處。可是同樣地牠的命運也很短，只僅僅一個季節的生命。

是的，在夏天悶熱的晚上，一般人就上夜花園納涼去，這兒、有樹木，花，和一陣陣吹不完的風，約了三四個朋友上那兒去談上半夜，把夏天的炎熱一牯腦兒往肚外奔了，在他們的身上所感覺到的只有愉快的涼爽。絕不會想到明天早日依然是悶熱的夏天的，那末他們就盡情地談着，笑着，玩着。

明天早上八點鐘敲過，從床上起來，朝寒暑表一瞧，自己的臉色頓時變了，心裏暗暗地想着：「寒暑表給人家尋開心？昨天夜裏我還牢牢地記得是五十幾度哩」

但是，「時間倒底是挺快不過的東西」，居然也給他猜着五十幾度的時候到了，不過這時候他的去處是換另外一個方向了。「夜花園」曾經給他們深愛過的地方，現在都已厭惡着，詛咒着以後不再上這地方去。——夜花園也就鬧着整個不景氣的狀態中，也許是生意清淡，牠除了幾個管門者和清道夫之外，其餘都一個也沒有看得見。

由於這樣，是會引起我的對于秋天的寂寞感的！因而聯想到：

「人也是這麼着呵！秋天牠在一切裏面是使人挺傷心的季節。——但是，人究竟是聰明的戀新棄舊的動物呵！」

「夜花園」一叢長盛的樹葉在秋風的吹蕩中眼看一瓣瓣地掉在地上。自己從地上拾起一瓣楓葉來，在手中只是擅抖着。

冷飲座

人類物質文明愈透頂的時候，也愈有一種畸形的變態性的物質貢獻於人類的面前。於是，人類就盡情地用牠來享受一翻。

冷飲座是近代都市文明的一個特徵的時間性的商業產物，牠的起原是初夏玫瑰香的時期，牠的結束卻在秋天的感涼時期，其間，可是那般患着夏天病狂者是把整天的「夏天熱」的光陰消磨去冷飲座裏，有的竟也不能脫離這一種生活而單獨地生存下去。

冷飲座就被一般「夏天病」患者狂擁着，熱戀着，冷飲座本來生就一個虛榮的心，——一顆簡單的腦子——牠不肯設每天把黃金的幌子纏得頭也有點兒痛了。

可是，一羣不是不患着病的，而是單單為了要吃飯的人，他們休得在這兒坐一坐。休得喝「一杯冰結蓮或者凍涼刨冰。——因為他們工作的時候也已經不夠飯吃了。要飯吃的人是決許不會有這麼空的時間的。

冷飲座就成了一種有閒階級夏天的消閒品，是的，正因了牠是一種消閒品，所以在歷史過程上我們對準眼睛瞄準，牠的壽命至多也不過像「夜花園」一樣而已。

然而，回轉頭來說，摧殘冷飲室的不是冷飲室自己，而是商業主義者的市儈們。

那末，當有一個時期——秋天——人家都把牠拋棄了的時候，牠自己是不是會感到寂寞的傷心感呢？

田野

稻花的一個時期已經過去了，接着金黃的時期出現于我們的眼面前。

在田野中走，秋天的靜穆的太陽臨着黃金的稻穀子，黃綠色的嫩芽在微風中微微地點着頭，幾頭被耕得護削的黃牛在荒地上稍微休息着，農夫就呼呀呼的低着頭用小刀倒着稻根。——這秋天的田野中益發顯現得靜寂。

費了許多日子的功夫，和傭工們一同收獲進了每畝四担的豐年的穀，農夫的榮油色的面孔上，略略地笑了笑。

但是，第五天的田野角落上，就有一對人在默默地談話：

甲：「阿根，今年大好年，你們家收獲幾担大穀米？」

乙：「總共種二十來畝田，可是除了租穀，傭薪之外，自己還剩什麼啦」」

甲：「聽說今年穀價特別比往年便宜得多，是不是，譬如往年無論要五元朝外（註），今年就不到哩！」

乙：「可不是，昨天趙大爺來說還不是三元六嗎？」

甲：「阿根，……三元……六嗎？」

乙：「唔。」

甲：「……怎麼辦呢……阿根，你是知道的，我把穀都賣了，還不夠納租呵！……」

他們的話還未說完，秋天的風就把田中的金黃色的穀子都不知吹到甚麼方向野去了。

註：「朝外」是土語。「五元朝外」即五元以上的意思。

社會現象

少爺：這條魚怎麼這個樣子，你偷了吃沒有，給我嗅嗅你的嘴，腥氣不？

使女唔………

陳掃白作

閒話街頭

鄧作雲作



主顧到來的時候了。「關店後的旁觀者」

十幾張笑臉換來個不採。「拉生意的黃包車夫。」



都市的猛虎。「汽車」

家鄉何處「農村的逃荒者」。



慈善家觸境地思着：「天災，人禍…失業羣……商業又是破產，唉！如此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都這樣求乞啦！——但到那時候是向那一位索得錢呢？……——」

鄒雁作

狂想曲

梁俁作

游泳新型

蟒蛇式　螃蟹式

壁虎式　烏龜式

穆一龍作

咪咪：「好小姐，給我也嚐嚐滋味着好麼？」

周汗明作

徵求讀者對本刊意見

本刊爲竭力改善起見，特徵求讀者對于本刊各方面的意見，如材料，印刷，編排，以及其他種種缺點，須要改革或添設何種材料。倘能適合本刊，並且確有引起讀者對本刊之興趣者，概贈本刊全年，半年，或三月，以示酬謝。

讀者信箱

本刊自下期起編者爲連絡讀者感情，特設此欄，以便解決讀者對于電影上，漫畫上一切疑問，但以篇幅有限，來函過于冗長者，恕不登載。（來函請寄電影漫畫社讀者信箱欄收）

讀者來函須知：

(一)讀者來函，每次至多發問三題。
(二)讀者來函，須抄寫清楚，文句簡短。
(三)讀者所發關於電影上問題，如須指明星，導演……等解答者，本社亦可照辦。
(四)讀者所發關於漫畫上問題，本社請有漫畫專家代答。
(五)讀者如認爲第一次解答，不能滿意者，可再作二次三次之發問，惟不得過三次以上。

電影漫畫第七期「特大號」徵稿

事實告訴我們，電影漫畫已是第五期了；在層出不窮地無數量的刊物中，因失敗而曇花一現，不知凡幾的今日，而我們的『影漫』竟能夠一期一期繼續下去，不全憑讀者諸君的愛護與本刊一點虔誠努力的精神所致？然而本刊決不敢倚恃這點榮幸而自滿，驕傲，我們還得用最大的熱忱，最濃的情感以接近社會，接近人羣，我們潛心地期望着本刊能夠調劑，與奮人們的生活環境，增進人們的思想與靈性，決不是消遣解悶的無聊刊物。

我們命名爲『電影漫畫』，乃因爲『電影與社會』和『漫畫與社會』同樣有莫大地深切的連絡關係，有了她們，對于社會，人們可以得着點相當的透徹同明瞭，同時，我們以一點愛國的苦心，盡量將我們的影業介紹給對于我們影業生疏的諸君，使人人對我國貧弱可憐的影界，有點認識，有點同情和擁護。

爲了賜稿諸君的幫助，以及讀者的愛戴，本刊更應該不遺餘力的努力我們所負之使命，在第七期，我們決刊一次『特大號』，僅以百二十分的誠意歡迎諸君寄稿。

(一)取材以滑稽，幽默，諷刺爲中心。短品文字及一次終結的漫畫，更所歡迎。美麗的，趣味的，有意義的，明星照片，最爲需要。
(二)稿費特別從豐。
(三)截稿，漫畫與照片十月二十日前寄出，文字廿五日前寄出。
(四)詳細投稿章程，請閱底封面之裏面。

電影漫畫社謹啓

贈送十寸放大明星「親筆簽名」照相

本刊爲酬答讀者熱情，特別優待定戶，全年十二册，只收定費兩元（每年特大號兩期，另售每册三角，定戶並不加價）。半年六册，只收定費一元一角，更因提高讀者興趣起見，定閱全年者，概贈精美無比之十寸放大明星照相一幀（另售每幀八角）並係親筆簽名，讀者如不須簽名照，請于信上聲明，須簽名照者，亦請于信上聲明，否則作不須簽名論。定閱半年者，恕不奉贈，但此項贈送以直接向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信陵邨一百號本社定閱者爲限，——本年十月十五日起停止贈送照相，外埠寬放五天。

定書價目

册數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寄費在內 郵票實足通用
國內	二元	一元一角	
國外	三元四角	二元	

余祥琴律師受任本社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茲受任當事人電影・漫畫社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對於該社之信譽財產當依法盡保障之責任特此通告

▲事務所北京路一九〇號二樓

電話一八九九一號

本刊啓事（一）

本刊第五期，原定於八月十五日出版，因內部改組，未及出版，希讀者原諒，嗣後當準時與讀者見面，不致再有延誤，在改期出版中，有不少讀者來函或電話垂詢本刊者，除已一一作覆外，並在此十二萬分感謝讀者愛護本刊之熱忱。

本刊啓事（二）

電影・漫畫原爲漫廬圖書公司創辦，自本期起脫離該公司，另創電影漫畫社，繼續發刊，所有過去一切經濟或其他事項，統由該公司負責，與本社無關，特此啓事。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外來投稿。

二、取材以滑稽，諷刺，幽默等，最爲歡迎。

三、來稿一經刊登，文字每千字酬金一至四元，漫畫每幅一至四元，照片每幀一至二元。

四、文字每篇不得過二千字，短篇尤爲歡迎，長稿不收。（特殊精采者例外。）

五、來稿非經特別申明，並附相當郵資，概不退還。

六、來稿須附地址，以便通信，及寄奉稿費。

七、編者對來稿有修改權，不願者須聲明在先。

八、來稿逕寄上海法租界菜市路底信陵邨一百號，電影漫畫社編輯部收，請勿寫私人姓名，以免遲延遺誤。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五元	四十元	
正封面之裏面	六十八元	三十六元	
底封面之裏面	六十五元	三十四元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六元

中華民國廿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第五期

電影・漫畫 每册二角

主編 顧逢昌

圖畫 竺繼忠 盛公木

文字 張菁子

攝影 何佐明 陳耀庭

出版者 電影・漫畫社 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信陵邨一百號 電話八五四七三

發行人 顧逢昌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

廣州特約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永漢北路二三九號 電話一一七四五

南京特約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南京太平路中市 電話二三六三八

製版印刷者 益社製版印務局 上海塘山路一三三弄十一號 電話五〇七〇一號

SHANGHAI INVESTIGATION AGENCY

190 PEKING ROAD · TELEPHONE 17737 & 18991

DIRECTOR:—
H. E. EDWARDS



LEGAL ADVISERS:—
Z. CHARLES YUE
余祥琴律師
P. H. CHEN
鄭保華律師

INQUIRIES—PROTECTION—OUTSTANDING ACCOUNTS

上海偵查所

業務要目

偵查部
弊端之調查
行動之探聽
人事之調查

保護部
私人保護
輪船保護
金銀運輸保護

收賬部
各項賬款代收

▲北京路一九零號
(四川路口)

▲電話 一八九九一
一七七三七

如果你要以 **最** 便宜的價錢 簡單的手續 可靠的保證

定閱畫報雜誌

你就找到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

—代辦代定代理發行
全國各種畫報雜誌—